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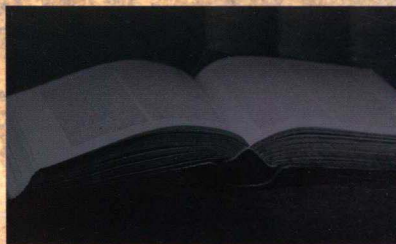
外教社
博学文库

作为治疗的解剖：

朱纳·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研究

Anatomy as a Cure:

A Study of Djuna Barnes' Melancholic Modernism



程汇涓 著 ◀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 (15YJC752003)



外教社
博学文库

作为治疗的解剖： 朱纳·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研究

Anatomy as a Cure:

A Study of Djuna Barnes' Melancholic Modernism

程汇涓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为治疗的解剖: 朱纳·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研究/程汇涓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6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4209-5

I. ①作… II. ①程… III. ①巴恩斯, J.—现代主义—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6085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奚玲燕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6.625 字数 201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209-5 / I · 0332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博学文库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姓名	学校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腊宝	苏州大学
王 蕾	北京师范大学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 坚	四川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世生	清华大学
杨惠中	上海交通大学
何刚强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莲珍	浙江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黄源深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程朝翔	北京大学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 600 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该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该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序 言

得悉学生程汇涓的博士论文《作为治疗的解剖：朱纳·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研究》(Anatomy as a Cure: A Study of Djuna Barnes' Melancholic Modernism)有幸入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博学文库”，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便欣然作序。这篇博士论文以20世纪上半叶颇具传奇色彩的现代主义女作家朱纳·巴恩斯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是一个较为大胆也很有新意的选择。因此，当该论文在2014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时，我既为汇涓感到高兴，也更期待着她在学术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断进步。

作为汇涓的导师，我很早就发现她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八九年前，当她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就常在堂前课后向我请教一些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相关的问题。当时，她热衷于阅读亨利·詹姆斯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每至会心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的勤奋好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往往艰深晦涩，大多数本科生避之唯恐不及。在她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汇涓曾多次告诉我她喜爱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上半叶群星璀璨，作家在审美意识上的变化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让人感受到现代主义文学的无限魅力和巨大潜力。虽然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多种多样，但它无疑能反映出研究者的性情和学术兴趣。在我看来，汇涓选择朱纳·巴恩斯这位现代主义作家中的“奇女子”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似乎在情理之中。

朱纳·巴恩斯(1892—1982)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她曾于20世纪初活跃于纽约西区的格林威治村,后又来到巴黎,成为众多侨居于法国的现代主义先锋作家之一,其作品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推崇。T·S·艾略特曾为她的小说《夜林》(*Nightwood*, 1936)作序,盛赞其艺术成就,希望将这位极具革新意识和艺术天分的作家推向当时的文学市场。迪兰·托马斯曾将巴恩斯引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认为“她的小说《夜林》是女作家所创作出的最伟大的三部作品之一”。文学评论家埃德温·缪尔也认为巴恩斯的文字是当时“唯一能够与乔伊斯的文字相媲美的”。国外的巴恩斯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呈稳步发展态势。然而,巴恩斯在国内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经常被搁置于经典之外。迄今为止,对她的研究往往只是以其单部作品的题材、形式或人物的讨论为主,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则并未出现。

程汇涓的博士论文将巴恩斯的四部代表性作品,即《赖德》(*Ryder*, 1928)、《女士年鉴》(*Ladies Almanack*, 1928)、《夜林》和《轮唱的歌》(*The Antiphon*, 1958),纳入宽广的学术视野之中,以“忧郁”为问题意识,以“治疗”为核心概念,深入探讨其现代主义小说的思想内涵、题材特征和创作技巧,并充分揭示其美学价值。显然,这篇博士论文为国内的现代主义研究,尤其是现代主义女作家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有意义的路径。论文在探讨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时,力求经纬结合,一方面纵向梳理了“忧郁”在英语文学中表现方式的历史沿革,另一方面横向凸显了巴恩斯在处理“忧郁”这一题材时的独特手法。

此外,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囿于某种特定的视阈,而是根据论证和解读的需要,综合运用文内研究和文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同时,鉴于巴恩斯在艺术形式革新方面的先锋意识,论文还充分关注了文类研究的深度。在创作中,巴恩斯借鉴和戏仿了多种文学类型,包括家庭纪事、年鉴、散文诗、诗体剧、影射小说以及统摄其创作精神的“解剖”文体等等。所有这些几乎都以现代主义实验与革新的形式在巴恩斯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不仅如此,汇涓的博士论文在探讨巴恩斯作品的形式革新时,既注重追溯源头和传统,又注重发现其具有颠覆意识的突破,从而有效地

传达了巴恩斯试图“打破疆界”的精神。

我认为,《作为治疗的解剖:朱纳·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研究》一文选题新颖,立论可靠,论述透辟,对国内的“忧郁现代主义”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该课题的研究中,汇涓阅读了大量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书籍,从而打下了颇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我相信,她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会锐意进取,发表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

李维屏

2014年12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前言

与现代主义女作家朱纳·巴恩斯的相遇,对我来说不仅是不期而至的邂逅,而且也引发了长时间冷静且不乏痛苦的思考。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在2008年,当时为了了解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出版过程,我翻阅了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 1887—1962)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 Company, 1959)。书中那些闪耀着光彩的人名令人应接不暇,其中一个读起来有点怪异的名字“Djuna Barnes”吸引了我。其实毕奇对她着墨很少,只说此人有些孤僻阴郁。带着一丝好奇,我买了巴恩斯的一本诗集和一本小说,想看看她风格路数到底如何。那本诗集显然受到颓废派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她自己作的插画,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模仿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为《莎乐美》(Salome, 1894)所作的插画,这让我有点興味索然。然而,当翻开小说《夜林》(Nightwood, 1936),读完前几页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作家的笔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小说的开篇表现出略带荒诞的幽默,几代人的命运一闪而过,仿佛菲尔丁的闹剧被压缩为两三分分钟的过场电影。而接下来的阅读体验也让人难以忘怀,《夜林》的文本不长,但其语言的诗性美却让思考和感受的空间都得到了放大,书中的对话虽然都发生在人物之间,却又仿佛是对着冥冥万物发出的感叹。难怪艾略特在为这部书作序时反复提到了它的诗性和难以名状的意境。

当我于2010年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继续现代主义研究时,我已阅读了巴恩斯的大部分著作,并为她作品中深沉的痛苦和极其强烈却又十分克制的表达方式所打动。在高纬度的加拿大,冬夜十分漫长。无数个夜里,我在图书馆和陋室中,被黑暗和孤寂裹挟,一边品读巴恩斯的书,一边想象她所感受到的世界,浸淫在苦闷、浓烈且醇厚的笔墨之中。巴恩斯的一生跌宕坎坷,自幼便生长于一个怪诞的环境之中,她的父亲和祖母都很有艺术天分,但家庭生活却混乱不堪。成年后的巴恩斯来到巴黎左岸,和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熟识,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她与画家萨尔玛·伍德(Thelma Wood, 1901—1970)的恋情。巴恩斯将家庭生活和这段恋情作为其创作的重要素材,但她喷薄而出的想象力和诡谲多变的表现手法才是其艺术的最大贡献。

“忧郁”是巴恩斯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不仅表现在主题和内容方面,而且反映在她的行文风格之中。巴恩斯曾指出,罗伯特·伯顿的皇皇巨著《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曾反复阅读这本奇书,将之视作灵感的重要源泉。在细读巴恩斯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她汲取了伯顿的解剖精神,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执著反复解剖和分析了人生的痛苦经历。如果说巴恩斯的生活经历和20世纪初叶的文坛氛围催生了这种以“忧郁”为中心的创作,那么她所选择的书写方式则以其“执著”成就了一种解剖式的风格。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笼罩在特殊的家庭经历和同性恋情的影响之下。她对家庭、外部世界和情感抱有一种极端复杂的情绪。她将这些经历以各种变形体展现出来,凭借着不断革新的艺术手法,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对之反复解剖。

本书认为,“忧郁”、“解剖”和“现代主义”是巴恩斯文学艺术中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它们以强韧的纽带在她的作品中形成了联系。本书以《赖德》(*Ryder*, 1928)、《女士年鉴》(*Ladies Almanack*, 1928)、《夜林》和《轮唱的歌》(*The Antiphon*, 1958)为主要文本,从失落、女性同性恋问题、爱以及最终和解的可能性等角度,研究了巴恩斯忧郁现代主义中的主要关切和表现方式,探讨了这种解剖式的创作能否在文本层面形成治疗

“忧郁”的一帖良药。

在探讨朱纳·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时，论文将“忧郁”这一概念放置在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之下。可以说，论及“忧郁现代主义”就不能不厘清“忧郁”在西方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学中的萌生和沿革。虽然我们并不能倚借本质主义的方式将之强行划分年代界限，但对其重心进行描述性的探讨还是颇有意义的。“忧郁”作为一种理念的萌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此时人类知识呈现出高度的互通和相关性，因此对“忧郁”的描绘多出现于一些哲学和科学文献中。当时的哲学家和医学家主要通过“体液类型说”(humoral theory)来认识“忧郁”现象。他们认为，人体内四种体液——血液(blood)、黄胆汁(yellow bile)、黑胆汁(black bile)和黏液(phlegm)会对人的气质类型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一个人体内黑胆汁过多时，就会形成忧郁的性格。这种古代朴素的科学和哲学观念得到了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c. 460 BC—c. 370 BC)和盖伦(Galen, AD 129—c. 200)的支持，同时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肯定，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1755年，约翰逊博士在《英语词典》中仍然沿用了这一观念，将“忧郁”定义为“一种疾病，源于黑胆汁过多；是疯狂的一种形式，头脑持续关注某一样事物；阴暗、沉思和不满的情绪。”可以说，古典时期对“忧郁”的认识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学直到早期现代时期前后对“忧郁”的文学表现方式。

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深层的思想变化出现了，文学创作对“忧郁”的表现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此时的文学家更强调“忧郁”的普遍性、多样性，似乎认为它可以以任何形态出现在任何人物身上。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1599)和《哈姆莱特》(*Hamlet*, 1603)。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忧郁”的探索，更专注于将人类的存在视作一种客体，对它可能蕴含的忧郁性展开哲学、精神意义上的探究。这种将“忧郁”视作客体的专注探索精神，明显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就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对“忧郁”的表现实质上充满了乐观的气息和旺盛的好奇心。此外，这一时期的作家偏向于将“忧郁”与人物特质联系起来，其中仍可见到体液、气质说的痕迹。

VIII

而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忧郁”与情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开始关注“忧郁”的审美价值，并将之与“天才”联系起来。浪漫主义时期非常盛行的“天才论”思想经常伴有“忧郁”的感伤之叹。这一时期确实涌现了不少探讨“忧郁”的优秀作品，如济慈的《忧郁颂》（“Ode on Melancholy”，1819）。但与文艺复兴时期相异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忧郁”更多地依附于情感之上，而非性格之上。因此一个显见的特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不少文学作品将“忧郁”当成了悲伤情感的过度流露，从而形成了一种带有感伤主义倾向的表达方式，虽然催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也产生了不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滥情之作。

现代主义时期的“忧郁”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性情倾向、浪漫主义时期的感情倾向都不甚相似，它与人类社会产生的深刻变化相关联，也与文学艺术的深刻变革相呼应。战争的阴霾、人类科技的突变式发展、不安动荡的社会环境，使20世纪初文学中的“忧郁”有了不同向度的表达。人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自信被瓦解，作为客体存在的世界受到了质疑。如果说文艺复兴乃至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对“忧郁”的兴趣更多是把它当成一种外在于存在本身的客体、一个可以被研究的对象的话，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时期，人们对待“忧郁”的方式可以用“施加于自身的柳叶刀”这一比喻来描述。不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浪漫主义时期，作家都表现出对“忧郁”展开研究、进行表达的兴趣，而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忧郁”则是从无可抑制的焦虑状态中散发出来的。他们也许对“忧郁”本身并没有强烈的兴趣，却受到深层的、来自存在的焦虑所迫，在字里行间隐含了“忧郁”的痕迹。现代主义文学中这些关于“忧郁”的共性也存在于巴恩斯的文学创作之中。

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是：既然众多现代主义作家都曾在创作中表现出“忧郁”的元素，为何要用“忧郁现代主义”来描述巴恩斯的艺术创作？前人的研究中是否提到过这一概念？通过文献梳理，我发现，巴恩斯同时期的作家和后来的批评家或多或少都注意到了“忧郁”在其文学创作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但是同时期作家的观点或以只言片语的方式出现，或以主观印象式的描述为主。最为相关和直接的文献是

黛博拉·帕森斯(Deborah Parsons)在《剑桥文学指南:现代主义小说》(*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Modernist Novel*, 2007)中的一篇概论性的文章《朱纳·巴恩斯:忧郁现代主义》(“Djuna Barnes: Melancholic Modernism”)。该文章第一次用“忧郁现代主义”这个说法来描绘巴恩斯的文学艺术,但受到“剑桥文学指南”系列的编撰宗旨和文章篇幅所限,帕森斯只是总括性地回顾了巴恩斯的创作生涯,然后将注意力集中于《夜林》这一本小说上。

本书通过对巴恩斯完整创作经历的系统研究发现,她的创作之所以能够用“忧郁现代主义”来概括,主要是因为她在“忧郁”这个元素上所施加的力度、着墨的频率和表现方式上的革新。巴恩斯曾在写给好友兼编辑艾米莉·寇曼(Emily Coleman, 1899—1974)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动力:“忧郁,忧郁,它就像匹公马驱我一路向前。”可以说,这句话鉴证了巴恩斯一生的创作轨迹。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相比,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执著地回归到“忧郁”的主题和风格上,因此,从权重上来说,“忧郁”在其整体创作生涯中具有压倒性的分量。

从革新意识和艺术张力的角度来说,以下三个充满悖论的方面是巴恩斯“忧郁现代主义”的主要特色:一、重复性(repetition)与变动性(mutation)兼容;二、自闭性(autism)与开放性(inclusiveness)并济;三、自传性(autobiographicality)与普遍性(universality)共存。

首先,“重复性与变动性的兼容”表现于她在主题和素材选择上的相对重复性,以及艺术表现手段上的极端变动性。总体来说,巴恩斯不是在某一部作品中零散地表达出“忧郁”的内涵。终其一生,巴恩斯从来没有背离过她初期创作中所蕴含的主题。特殊的家庭关系、特别的性向以及极具诗意却又痛彻心扉的爱情,在她的作品中以各种差别极大的变形体出现。她的创作具有忧郁症中常见的“固恋”(fixation)特点。然而,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如果总是纠缠于某一两个特定的主题,往往会给人造成创作灵感枯竭的印象。巴恩斯的创作却以“相对固定的主题”和“几乎不重复的形式”创造出一种充满悖论和张力的艺术效果。实际上,她的创作形式变化如此之大,读者往往需要费一番周章才能发现其主题的重复

X

性。其创作生涯的四部主要作品,每一部都使用了不同的体裁——《赖德》对“家庭纪事”(family chronicle)的模仿、《女士年鉴》对“年鉴”(almanac)的戏仿、《夜林》中具有空间形式感的“散文诗”(prose-poem)和《轮唱的歌》对“诗体剧”的借用,这些形式上的变换都构成一种不断前进的走势。巴恩斯曾明确表达过对乔伊斯的敬意,并在几次采访乔伊斯的过程中向他求教文学创作的经验。可以说,她在艺术形式上不断开拓的精神与乔伊斯的创新意识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的特点,也反映出她将“忧郁”审美化的现代主义文学革新意识。

其次,“自闭性与开放性的共济”表现于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与现实世界的连接方式上。在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十分活跃的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动荡。战争的恐惧、传统认知的颠覆、人生的不确定性等感触都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与众多侨居于巴黎的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巴恩斯作为置身其中的个体,对这一充满敌意和凶兆的时期感受深刻。然而,与海明威、H.D.等作家直接探讨现实和身心危机的创作方式不同,巴恩斯通过一种看似自闭与疏离的方式,关切着现实的、人类灵魂的主题。这就使得她的创作一方面存在于忧郁症似的封闭性思维空间中,形成一种远离现实的假象。同时,其中的诗意语言又使她的创作具有指向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开放性。

此外,“自传性与普遍性的共存”表现于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对“影射小说”(roman à clef)体裁的借鉴与革新。对巴恩斯来说,“忧郁”源于怪异的家庭状况、深刻的同性恋情和熟悉的文人圈子(coterie)。其中蕴含的丰富养料和素材促发了巴恩斯文学创作中强烈的自传性,似乎她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物。然而,由于“忧郁”和相伴而来的解剖精神才是统摄巴恩斯创作意图和理念的深层动机,因此其作品中的自传性线索具有“镜花水月”的特点,看似确凿,深入挖掘下去,却并不指向一个现实、狭隘的空间,而是通向一个普遍性的诗意空间。这一特点极大地提升了巴恩斯忧郁现代主义的哲理性,同时也为一个传统的文学类型“影射小说”增加了新的内涵。

本书在探讨巴恩斯的忧郁现代主义时,通过平衡的章节划分和对代

表性问题的深入挖掘,揭示了巴恩斯这种极度博学和“榨取式”的解剖所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现代主义文学风格和景观。全书共分为四章,每一章集中探讨一部作品,但章节本身的设置又具有内部勾连性,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格局,这也正映射了巴恩斯文学创作中相互交叠的脉络。

本书第一章探讨了《赖德》对“忧郁的失落”的解剖。小说影射了巴恩斯的生长环境,展现了一个“一夫多妻”家庭中象征秩序的失落,以及由此造成的忧郁。巴恩斯在这部作品中,借用“家庭纪事”(family chronicle)的文学类型,将解剖的风格融入其中,追索了“一夫多妻”行为在家庭中造成的混乱,以及由它所滋生出的创伤和忧郁。第二章研究了《女士年鉴》对“忧郁的性”的解剖。这部作品戏仿了年鉴体裁,诙谐而夸张地表现了一位女同性恋英雄的一生,回应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们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和性学研究中将之定义为“性倒错”的观点。巴恩斯利用年鉴体裁中线性叙事与循环叙事相结合的特点,解剖了女性同性恋想象及其遭受的误解,分析了它成为“忧郁的性”的原因。第三章讨论了《夜林》对“忧郁的爱”的解剖。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很强的隐喻性,他们分别象征着“流浪的犹太人”、“占有欲旺盛的美国人”和“精神瘫痪的现代人”。这些人物拥有共同的爱欲目标,而这一目标却不过是一个“梦游者”或一个空洞的中心。他们的爱都带有“执念”的特点,且这些执念都依附于一个无法做出回应的个体。《夜林》摒弃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将解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统摄力量,通过极具诗意的语言,模糊了诗性和散文性的界限,从而以空间形式的格局展现和解剖了这种“忧郁的爱”。本书最后一章分析了《轮唱的歌》对“忧郁的和解”的解剖。在这部作品中,巴恩斯又重新回到了带给她创伤和忧郁的家庭。与《赖德》不同的是,这部戏剧落脚于多年之后的重逢。回归和重复正是对巴恩斯解剖式风格的恰当注解。《轮唱的歌》借用了古奥的道德剧元素,解剖了分崩离析的家庭中不可挽回和磨灭的疏离感,以及难以逃离的忧郁。

这项研究成果的开展和成形,受到了许多科研基金的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15YJC752003)”、“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14CG32)”、“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YQ13CHJ01)”

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KX181110)”均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帮助。

XII

这本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很多人对我的指导和关心。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李维屏教授,他的严格和认真督促我深入阅读、不断思考,他的关心和宽容又让我在惶惶不可终日的论文撰写过程中冷静和沉淀下来。我在加拿大的师友斯蒂芬·罗斯教授为我提供了许多巴恩斯的研究资料,多少个午后,与他边喝咖啡边探讨文学,为我这名异乡客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多年来,上外的师长和朋友给予了我无数关心和帮助,我对他们始终心怀感激。我的同门兄弟姐妹一直相互促进,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的父母为我创造了自由对话和思考的环境,他们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热爱、对世界的好奇和对思考的尊重。我的先生陈晓黎与我相知日久,相濡以沫,他让我体会到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相互扶持的幸福。谨以本书献给所有帮助和启发过我的人。

程汇涓

2015年11月

于上海松江

List of Abbreviations

- A *The Antiphon*. 1958. Reprint. Los Angeles, CA: Green Integer, 2000.
- LA *Ladies Almanack, showing their Signs and their tides; their moons and their Changes; the Seasons as it is with them; their Eclipses and Equinoxes; as well as a full Record of diurnal and nocturnal Distempers*.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a Lady of Fashion. 1928. Reprint. Normal, IL: Dalkey Archive Press, 1992.
- N *Nightwood*. 1936.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1.
- R *Ryder*. 1928. Reprint. Champaign and London: Dalkey Archive Press, 2010.